

黄鸟啾啾为谁鸣(下)

张海华 文摄

黄鸟啄粟，不可与处

(上接2月1日A18版)上面3首诗中的“黄鸟”，都以其鸣声触动了诗人的心，但《小雅·黄鸟》中的鸟儿，却并不善鸣，而是以贪吃的模样出场：

黄鸟黄鸟，无集于穀，无啄我粟。此邦之人，不我肯穀。言旋言归，复我邦族。

黄鸟黄鸟，无集于桑，无啄我梁。此邦之人，不可与明。言旋言归，复我诸兄。

黄鸟黄鸟，无集于栩，无啄我黍。此邦之人，不可与处。言旋言归，复我诸父。

诗的大意是说：背井离乡的人在异邦饱受欺凌、剥削，因此哀叹“此邦之人，不可与处”，不如回归家乡。穀(音同“谷”)：楮木，是“善”或“养”的意思，“不我肯穀”即“不愿好好对待我”之意。此诗也是三章叠咏，均以“黄鸟群集，啄食粟梁”的场景开头，引出对客不善的“此邦之人”。这种表现手法，很容易让人想起《魏风·硕鼠》中的诗句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爱得我所……”诗人分别把剥削者比作贪食的“黄鸟”或“硕鼠”。

那么这首诗中的“黄鸟”又会是怎样的鸟？



黄雀

诗中描述其习性很明确，一是“集”，即成群结队；二是“啄粟”，即喜欢吃在田里吃粮食。清代姚际恒在其《诗经通论》中说：“黄鸟，黄雀也，非黄莺，莺不啄粟。”这个观点是对的。黄莺，即黄鹂，主食各种昆虫及其幼虫，有时吃一些植物果实；而且，黄鹂是在树上活动的，并不会飞到田里“群集啄粟”。

在现代的鸟类分类学中，哪些鸟符合“羽色偏黄、群集啄粟”的特征呢？其实这样的鸟有不少，麻雀、金翅雀、黄雀(指现代鸟类分类系统中所命名的“黄雀”)、白腰文鸟、斑文鸟等鸟儿的习性都接近或符合这个特征。不过，若考虑以下因素：麻雀，在《诗经》中曾出现过，单称为“雀”(“谁谓雀无角？何以穿我屋？”语出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)；金翅雀，主要吃各种草本植物的种子，偶尔取食农作物和昆虫；黄雀，常在树上觅食果实，其他食性与金翅雀相近。而白腰文鸟与斑文鸟这两种常见的文鸟，在谷物成熟时常飞到田里大快朵颐。我曾在秋季的稻田里亲眼见到大量文鸟在一起啄食谷粒，我的一个摄影记者朋友也拍到过文鸟聚集大吃高粱的场景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，因“群集啄粟”而招人嫌的“黄鸟”，最大可能是白腰文鸟与斑文鸟。文鸟喜欢成群活动，又粗又厚的嘴很适于啄食谷物。按照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，白腰文鸟最北的分布可达黄河流域，而斑文鸟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，后者的分布似乎与《诗经》所产生的地域不符，但在两三千多年前，中国的北方地区要比现在温暖得多，因此在黄河流域有斑文鸟分布不是没有可能。

绵蛮黄鸟，行者所羨

《诗经》里最后一次出现“黄鸟”，是《小雅·绵蛮》：
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阿。道之云远，我劳如何。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。命彼后车，谓之载之。

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岂敢惮行，畏不能趋。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。命彼后车，谓之载之。

绵蛮黄鸟，止于丘侧。岂敢惮行，畏不能极。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。命彼后车，谓之载之。

这首诗的基本意思并不复杂：目睹小鸟在山边跳来跳去，自由自在，孤独的行役者不禁心生羡慕，感叹自己赶路辛劳，还怕路途艰难，不能到达目的地。此诗也是一唱三叹，每一节的后四句都是“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。命彼后车，谓之载之”。不过，对于此诗后四句，各家理解多有不同，主要分两派：有的人认为所描写的是实景，即在行役者疲劳不堪的时候，有乘车经过的大臣对他施以援手，给他吃喝，让他搭车；也有人认为，这一切只是那位行役者的幻想而已。

再回过头来看这里的“绵蛮黄鸟”。“绵蛮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古今注家们又有很多分歧了。《毛传》(即《毛诗故训传》，简称《毛传》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《诗经》注本)：“绵蛮，小鸟貌。”宋代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绵蛮，鸟声。”现代马持盈《诗经今注今译》：绵蛮，文采缜密的样子。程俊英、蒋见元《诗经注析》：绵蛮，文彩貌。高亨《诗经今注》：绵蛮，鸟鸣声。

看，对于“绵蛮”的理解，这里至少有3种说法：一，形容鸟儿之小；二，形容羽毛绵密、羽色好看；三，形容鸟鸣声。不过，就算把这3种含义都考虑进去，对于分析这首诗里的“黄鸟”的具体种类，所提供的帮助也不大，因为信息量不够，只有关于鸟儿外在特征的粗略描述，而没有习性方面的说明，而符合上述三点的“黄鸟”，可以说有很多种。

对于这首诗来说，“黄鸟”所触动诗人的，既不在于鸣声，也不是“群集啄粟”，而在于其活动的状态。陈子展在《诗经直解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先自言其劳困之事，鸟犹得其所止，我行之艰，至于畏不能极，何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

扩而言之，人生旅途，艰难漫长，生无所息，有时候想想，真不如做一只快乐而自在的小鸟！至于这只“绵蛮黄鸟”到底是什么鸟，管他呢？已经不重要了。

黄鸟自鸣唱，千载惹情思

古人毕竟没有现代鸟类分类学的概念，分不清各种“黄鸟”之间的细微差别，这很正常，不影响诗意的传达。上文对5首诗中的“黄鸟”作了仔细分析，有的可以推测出是某些具体种类的鸟，有的则难以推断。不管怎样，我想，“黄鸟”一定是常见小鸟，因此很容易让诗人触景生情，发而为诗。

大家都知道《诗经》的“赋、比、兴”的艺术手法。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大家叶嘉莹说：“兴，就是见物起兴，就是一种感发，你看到一个东西，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动，是“由物及心”的过程。”上述5首诗中的黄鸟，至少在4首诗完全体现为“兴”的作用。唯独在《小雅·黄鸟》里，这个“黄鸟”可以归类为“比”，即诗人直接把“啄我粟”的鸟儿，比作对己不善的“此邦之人”，因此心生归意。

鸟儿自鸣自唱，本与人事无关，但处在不同心情中的诗人听到了，却会产生不同的感受。这一点，不仅影响了《诗经》时代的诗人，也深刻影响了后世诗人。《诗经》之后，黄鸟(乃至相关的黄雀、黄莺等)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屡屡出现，遂成经典的艺术意象之一。

有的是直接化用《诗经》中相关典故或用法：

揽涕登君墓，临穴仰天叹。长夜何冥冥，一往不复还。黄鸟为悲鸣，哀哉伤肺肝。(魏晋·曹植《三良诗》)

绵蛮黄鸟不堪听，触目离愁怕酒醒。(唐·韦应物《和夏侯秀才春日见寄》)

当然更多的是借景抒情，自咏胸臆：

淑气催黄鸟，晴光转绿蘋。(唐·杜审言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)

犬依桑下鸟捷卧，鸠杂花间黄鸟呼。(宋·徐端甫《春日田园杂兴》)

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树上啼。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(唐·金昌绪《春怨》)

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关于“黄雀”的古诗，是借平凡、微小的鸟儿，来着重表现个人的卑微与无奈，如唐代王维的《黄雀痴》、唐朝诗僧齐己的《黄雀行》、宋代黄庭坚的《黄雀》等。最感人的是曹植的《野田黄雀行》：

高树多悲风，海水扬其波。利剑不在掌，结友何须多？不见篱间雀，见鷄自投罗。罗家得雀喜，少年见雀悲。拔剑捎罗网，黄雀得飞飞。飞飞摩苍天，来下谢少年。

大家都明白，这是曹植借黄雀自伤身世的叹息。黄鸟虽小，个人虽弱，但对于突破尘网，飞向广阔天地的渴望，却是同样强烈的。

黄鸟啾啾，载好其音。只有自由的鸟儿，才能发出最美的鸣声。愿我们拥有一颗安静、纯净的心，聆听天籁，感受美好，走自己的路。